

引 言

一 关于这次革命

可能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完整而准确地讲述 1911 - 1912 年发生的这场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是一个面积辽阔的国家，她的人口占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一，这个国家尚未建成全国性的公路网或铁路网，旅行总的来说是艰难而缓慢的；像所有的东方国家一样，人口膨胀是她的第二特征。这就使得任何一个人要想追踪报道从去年在武昌爆发并持续到目前为止的这场革命，而且报道准确，范围广泛，同时还要从中得出富有政治性和国际性的见解，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仔细观察，试图去关注整个帝国的所有方面，但是我不得不说，除了在我生活的地方（中国的主要中心地区和条约口岸，有完整的电话线相联接，因而可以与各方保持联系），我无法得到中国其他部分未被公开的消息，即使是那些地方有公路、铁路或任何一种照常理可能与四周联络的交通，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爆发后，仇外情绪和非法行为在这个国家许多地方凸现出来，这使得欧洲人难以远离条约口岸城市。尤其是，所有的外国领事都命令自己的国民集中于口岸城市。如果一个通晓汉语的人，只是通过中国报纸上随处可见

的传闻就形成自己的观点，将是愚蠢的。只有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以后，他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东西。

对于了解中国的读者，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因为他很容易理解我的意思。经验会告诉他，中国及她的人民是多么的复杂和前后矛盾。但是对那些不曾去过中国，与富有这种特性的人们没有打过交道的西方人，就有必要补充一点：在中国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难以预料的真实而美好的气氛，以致于介绍任何有关中国的男人、女人、风俗、习惯、地方或事物，都只能是大概的，除非要进行令人乏味的陈述。为了主题突出，当某人讲的事太过琐碎时，就必须进行删节，并在总体上重新解释。那些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深谙此道。他们会理解这个国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特性，明白作者写的是什么，哪些是更为重要的，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中国的事件中应该说明而却被忽略的东西。当你写作关于中国的人或事时，你认为你已经删掉了所有的明显不合理的解释或描述，但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仍有少量瑕疵。你重新修改，最后，你会发现，经常是出于西方人的思维，误解或歪曲了事实，这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的中国眼光，所以就显得不真实。在中国，你遇到一件事，自认为理解了它，把它记在脑子里，并且告诉你自己不管它是什么，已经把它弄明白了，最终你对它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话语及正确的理解。然而，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经过中国国内一个特有的转折与变化过程，无论你看到、听到、想到、认为是什么，你最终的看法、话语及正确的理解已完全改变了。

这也许可以用来描绘革命期间的政治气氛，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恼人的悬疑，国内的所有事情都乱成一团。因而，准备写一部叙述中国革命的详细历史，且要在连续而真实的范围之内正确判断一件事情对另一些事情的影响，就成了一项艰巨的工作。

本书作者要着手去做的是，讲述自己看到的而且弄清楚的

东西，然后加入或多或少关于总体情况的理性阐述，并对导致去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的革命形势和主要事件进行历史的探究。这场革命虽然爆发仓促，但它是经过周密筹划的。“鄙人苦心经营革命事业，盖已二十余年于兹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说，尽管他宁愿这场运动能推迟一段时间再到来。“三年前已商定广州、武昌、南京等处同志起事，旋以北京兵士尚未通声气，遂展期起义。迨至甲午中日战后，北京政府自知兵力衰落，决计整顿陆军，派遣学生出洋学习陆军；吾党自问若不与此项学生联络，必不能达到吾党之目的，遂即设法连合，以便日后回国通连一气。吾党固已定期起事，然本不欲如武昌之急促。广州今、前两年，曾两次起事。故吾党不得不乘机起义，不然恐无机会，是以有今日之现象。倘若待吾党布置完备，依时崛起，即一呼可得广州、武昌、南京三巨镇，并可联合大军直捣黄龙，不费战争可定大局。”

孙逸仙宣称——他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满洲当局一贯裁制民权，抗违公意，中国在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迟缓不前。实行革命之目的，在于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时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此亦代表我国国民之公意。”

孙逸仙被任命为临时大总统时，在中华民国《布告友邦书》中宣布：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惟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

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轡。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轡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逢之盛会也。满清王朝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折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为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当满清末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纪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塞野，天赋知能，难孟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服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仆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苦，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

为违心之举，初非为令出必行之意。

这个宣言列举了满清政府政策的种种失误。它继续写道：“吾人今欲洗除上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性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邦之前，我各邦尚垂鉴之：

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修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亦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兴以后者，则否。

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

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国家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护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此时此刻，无法核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以上允诺。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全国性的深层次改革，本书也无意深入考察政治理念。但是，任何承认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已经永远地成为过去的人都不会怀疑，如果中国人拥有了极大丰富的知识和高质量的工厂，这个国家将会进步，并能使全世界随着她进步，这一天必定会来到，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西方观察家会看到中国人融入整个世界当中，不再是因为太弱受到侵略，而是在国家生活的各方面都是独立的。他们会被平等地接纳进白种人的社会网络。现在他们进行内战，希望能平息自己的纷争，决定自己

国内的事情。他们可能犯错误，但会从中受益，中国人不再被他们傲慢的西方邻居排挤和强迫做生意的时代终会到来。相反地，用不了多久，我们自己会和这里的人民进行一场艰难的国际性商业竞争，不能再因为他们的恭顺而轻视他们，认为他们仅能以手工劳作为我们服务。这个新解放的民族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在程度上超过至今文明世界碰到的任何问题。这里有明显的进步，但又不是十分突出。中国需要再造，参与再造工程的人，可能因为去选择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方案而犯错误。

当然，进步是肯定的。我们能够从中国的民族宣言中确定，应遵循怎样的道路，什么事情肯定会发生。但总体上来说，中国是一块难以捉摸的大陆，能给出的最好建议是“等等看”。

二 革命的后果

革命所带来的一个确定不移的影响是：中国将增加对外贸易。孙逸仙说，增幅可能达 100%。

1913 年，中国将会以世人所未见过的速度在商业进展上向前迈一大步。1912 年可能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一年内的主要工作计划应包括：建立一个长久的政府，选出内阁，派干练的官员到外地，镇压各省叛乱。1913 年及以后的年份就可能在进出口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快速进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实行顽固的闭关锁国政策，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促使对外贸易和商业交往繁荣的种子已经播下，西方在华工厂将很难应付这种需求。问题是，西方商人能否迅速抓住这个即将到来的机遇。本书作者认为，在此时，一个机会呈现给了英美商人，占有与中国的贸易，并且去培育（市场），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将会有可能获得商业机会。

读者也许知道，尽管数年来大量外国进口产品进入中国，但这不是贸易上的低关税所致，而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开放，低关税将随之而来。中国的市场极大，远远超出国内一般制造商们的想像。从中国海到英属缅甸的边境，从广东南部港口向上穿过部分开放的东部省份，通过美丽的扬子江流域到西方实际上未曾接触过的西部，新开发地区的居民们都渴望买外国商品，那里为外国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机遇。任何一个对中国与外国贸易明智而有兴趣的人，一定对下列事实产生印象：她的进口量从未达到其消费量的百分之一。如果他细心考察过任何一个进口外国货物或建立外国工厂的地区，观察该地区商业增长现象，他立即就会从各类现象中归纳出外国贸易在中国有极大扩张潜力的想法。

最近因革命引起的服饰变化，已显示出中国人更换服装的巨大需求。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抛弃了曾经非常时髦的小而圆的满洲式帽子。立即产生了对外国帽子的需求，商业机会也被创造出来了。进入这个国家，你会发现各种式样与质地的外国帽子：毡帽、软帽等等，销量成百上千，这都得有人供货。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制造这些帽子，对她来说，它们是非常新颖的东西，不得不仰仗外国。日本注意到这一点，她抓住了商机，在两个月内，她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帽子市场，这仅是一个例子；还能举出更多事例，显示商业机会的快速到来。在前一段时间，作者做过一个商业方面的调查，想了解现代精神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到了中国内部，尤其注重查明英国商业在这个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结论是，在中国超过七千英里的旅行中——大部分是偏远的内陆地区，条约口岸的影响几乎感觉不到。因而这一章应当是特别有趣的。在两年半的旅行中，（我）走遍了中华帝国的许多地方，搜集到许多准确的资料，这些地方仍被旅游者当作奇迹中的奇观。在中国，即使是在遥远的内地，也能发现

生命、商业、繁荣，这是西方观念和东方的奇特结合。四亿人期盼走向文明，他们渴望快速进入文明的行列，因而需要大批设备。他们的需求使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她想要所有的东西——铁路、机器、工具、枪炮、轮船等等。这是一宗空前巨大的贸易，必须立即抓住它。过去的十年中，没有考虑到革命的时候，中国对外贸易增加了两倍。未来的十年，如果和平降临，它一定会增加三倍。尽管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业国家而变成西方国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那一天远没到来，在她希望变成一个有实力的竞争者之前，她必须先做一个巨大的购买者。

我认为，西方不必因此对未来过于担心。这个国家仅仅是重新获得了一个正常的环境，我们会看到贸易非常迅速的增长。我仅仅说它重新获得了正常的环境，是由于在这个仍有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国度里，没有人能断言贸易能持续地增长。但是建立了稳固的政府后，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秩序的恢复，其贸易会以良好的姿态重新开始。眼下，没人拥有恢复秩序所需的力量，没人拥有调适的力量。我们在期待的贸易进展来临的前夕，可能充满信心地看到在整个中国的外国企业仍有一个巨大发展的时机。对毛纺品、各种工程设备（尤其是采矿设备）铁路供应品、众多的家庭日用品、摩托艇及各种私人物品等都会有大量需求，从而把一个旧式的国家带入现代文明的起点，这种需求量甚至会日本商业发展时代黯然失色。

贸易机会将要来临，机会很多。下面的问题是，谁能抓住它，如何抓住它？

我不是一个制造商或中间商，不可能深入研究商务如何开展的细节问题。但我已经熟知中国，并密切注视着这个帝国各地实行的为国际上所接受的一些新做法。我在这件事上的主张可能有助于唤醒英美商人，使他们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大好

机会。不久前，当我将一份关于未来在中国工作的草稿交给出版商时，他说，“人们想要知道的是如何增加他们的贸易量——与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风光、特征之类的事情相比，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如何增加贸易。写一本关于如何从事贸易的书可能会大有益处，你的书将会是畅销的。”然而，极有可能最愿意买并阅读这类书的人，将是英国人的竞争对手。

无论有多少竞争对手，我始终认为，没有哪两个国家能像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那样有希望获得中国新增贸易机会。然而，这需要变革。

三 一般的预测

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开放，在教育方面取得的进步，毫无疑问会是巨大的。传教士会发现一块日渐扩大的新领域，传教士和教育工作者会有更多自由，并且在各个地方受到更多的尊重，他们将在激励人民方面扮演一个日趋重要的角色。威廉·卡思肯内·赛希尔勋爵（Lord William Gascoigne—Cecil）指出，如果西方要挽救自己，她必须启发中国。他说，除非那个巨大的国家达到和我们同样的标准，否则，我们必定衰落下去。我们的文明进步，正如一个生活在教堂阴影下的老镇。你会发现在基督教国家里，村庄成片地围着教堂，集镇围绕着大教堂。最近几年，大工厂的烟囱冒出的浓烟遮天蔽日；它们在我们的文明上留下的痕迹，如同在我们的自然风景上留下的一样多。现在，一个并不知道教堂或总教会的国度，正要进入这种文明，除非教会能找到一个机会，征服威胁西方工业化的中国，否则教堂只会变成文物。威廉·赛希尔勋爵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不仅要派出传教士，也要将基督教文明的真理和价值传授给这个巨大工业化国

家的人民和未来统治者。悲观论者说，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就会敲响我们社会立法精神的丧钟；但基督教徒说，创造世界就是为了进步，能够把中国融入我们的文明体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把世界变成一个更幸福的所在。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帮助中国人去变得尊重构成我们西方思想基础的崇高道德原则，中国可能就会在基督教文明的灿烂光辉照耀下获得幸福，世界也避免使工人由基督教徒堕落为半东方人的灾难。

虽然满清王朝的衰亡会打开这块土地的真正前进之路，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一个幼稚而无辜的幼年皇帝，放弃他祖先赢得的皇位是一件真正令人心酸的事；他成了中国人和满清政府之间争斗的惟一抵押品。然而，虽然这个事件颇值得同情，我们却不能让思想中的悲伤掩蔽了更为重要的一面：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皇帝的逊位，而且是守旧而虚假的中国文明在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面前的毁灭：庞大中国，连同其四亿将工业化的人口，无限的煤铁和其它矿产资源，儒教、道教和喇嘛教等传统信仰，都会变成西方文明的一个巨大部分。

我们这一代正看到人们在创造历史、创造奇迹。威廉·赛希尔勋爵的一段文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极好的预言：

我们正在打开世界历史上新的一卷：里面可能会有离奇而糟糕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可能也会包含着超出我们想像的更精彩的故事。人们多么渴望读到一二百年后史学家所写的这卷书。它也许会写道：“从此时起，欧洲工人阶级的条件肯定会变得糟糕起来。虽然二十世纪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不屑于此，但这是世界工人数量膨胀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已习惯于贫穷的生活，以致于这里的工人们原先西方工人会议正严辞拒绝的条件下工作？”或者它会写道：“西方的基督教因为奢侈腐蚀，以及地域纷争分隔而衰落了，却能在经过了残酷政治迫害的洗礼，并激发起导致

满清皇帝废位的政治动乱的更为勤恳的中国基督教的影响下获得新生？”

我们现在不可能把这卷书拆开，也无法预知其结局；我们必须随着时光流逝，一页一页地翻下去。然而，我们必须懂得反映当代历史的这一页的重要性。

当前，中国正经历一场社会的、商业的和教育的变革，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致如果谁要想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必须立即去读刚刚发生过的新闻。任何一个全国性事件刚刚发生，旋即就变成了历史，我们不可能与所有的变革同步，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中国表面上呈现一派新气象。

我们应当好好研究这一导致伟大变革时代的行动。

第一章 黎元洪：创建新中华的雄心

“我们不会再容忍满清的统治。”

“中国必须建立一个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联邦制的中国必须尽快开放，为达此目的，中国与外国的资本和劳动力必须共同努力。”

“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我个人宁愿基督教的教义能在中国得到更为深远而广泛地传播，鼓励更多的传教士到我们的国家。”

“我希望推翻满清统治后，政府形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以免发生大的贸易和商业动荡，也为了清帝国时期中国与外国外交联系的连续性。”

1911年11月20日（星期一），我对中国革命领袖黎元洪将军进行了独家采访。以上几点，实际上涵盖了他对我谈话的主要观点。我是革命开始后第一个与其单独交谈的外国人，因而得到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有到革命爆发地武昌任何一个地方的特权，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

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

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以及他领导人民取得迅速改变的例证，使新中华在东西方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变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很少有人被赋予改变一个民族与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重任，在历史上尚无人像黎元洪领导中国革命时做的那样，被赋予重新规划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和政治前途的使命。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

我对黎元洪的采访在起义发生地武昌进行。那一天，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到处显示出胜利的迹象。尽管几天来，在与清军的冲突中民军有点不利。从北京派遣来镇压起义的清军由荫昌将军率领。在武昌，我发现，和革命的初期相比，人们怀有更大的希望，领导人也更有信心。你会感到他了解人类的基本信仰，吸引了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打算把中国交还到中国人民手中。当一个人穿过围着城堡的街道，走入那些忙碌的、矢志为满清控制的中国争取自由的人们中间，他会意识到，从前像一个沉睡的庞然大物一样沉默的中华民族的这一部分，突然发出了它的声音，下定决心向世界宣告，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这一地区的人正用一次生死攸关的内战去一赌国运。世界上发生过许多次内战——玫瑰战争及另外一些有其历史性深远意义的战争，但当看到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和能动员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进行内战时，就会在脑海中慢慢地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场内战的意义要比以往所有的内战都要深远。好像是一场信仰与反信仰的战争，人们感到遇到了一群真正关心正义与改革的人，改革的目的是确保四亿人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在谈及领袖们时，必须要弄明白这一点。这是人民革命的实质，建立秩序和权利政府的基石。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极端

镇静，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他在极端紧张的脑力和体力生活中的忍耐力，正在向世界显示他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领袖。黎将军大约有 48 岁的年纪，乍一看，他给人以勇敢而冷静的印象。我禁不住一再注意到这位民族领袖的果断而老练的眼神，他能立即把话锋转向实际问题，并且对事实有真切的洞察力。他目光专注，全心投入。他的性格与其说是开朗不如说是坚强，他的话语中充满诚恳与真义。

我径直走进会议厅，卫兵接待了我。我的外文访帖先被送到外事办公室，接着，我被带入一个候客室。在楼房周围，政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来自那座楼房的命令，正改变着整个中国历史的方向。这里没有一个人是面带犹豫、三心二意的：所有的人都充满快乐。从静静等候在门口的仆役，到担任警卫的列兵，从将军的工作人员中最低等的书记员到将军本人，所有从事自己工作的人都有明确的目的，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的。没有无秩序的混乱。一切都平静而有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高楼顶上的新共和国的旗帜在晨风中胜利地飘扬着。外面的练兵场上传来吹军号的声音及部队训练时武器的哗啦声，都市的远处，在一块两块、十块二十块的露天空地上，新兵们正在训练队列。能听到小山上空大炮的轰炸声，土块炸得到处都是。炮弹划过天空的微弱呼啸声提醒我，双方的轰炸仍在急速地进行着。但在将军的办公大厅里，只有随处可见的传令兵的跑动，才显示出战事正在我们周围进行。只有得到充分信任的人，才能见到黎元洪将军。有时，他的脸上放着光彩，是由于决断正确产生的喜悦，他成功地把这种精神灌输给了这座城市中所有的人，他曾长期在这里充任军官。然而，我的读者不应该把我对上述革命爆发时情景的描述理解为中国已消除了腐败和所有普通中国人的陋习，也不能认为官场的风格突然间完全转变了。有些关注我写的关于中国作品的人，大概会就此指责我是一个最不诚实的

人。但在革命发生的初期，我们确实看到了充满活力的中国官场，这是前所未有的。在那段时间，黎的政府是在中国历史上所能见到的最廉洁、最勤奋努力，而且最有效率的政府。从旁观者看来，上述一切远未达到完美的程度，但却是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的巨大进步。

一位英俊的年轻官员很快来到候客室，他戴着一副外国眼镜，穿着一套带有外国军服和普通服装混合式样的制服，他敬礼后，请我跟他走。他的任务是领我去外事办公室。我即刻决定做一个抗辩，提出至少要采访黎元洪一次，我才会满意。我穿越长方形楼房第二层走廊的尽头，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一个稍胖、穿军便服的中国绅士上来与我说话。我解释说，已经被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容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穿军便服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

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说，现在他的时间归我支配。他勉强坚持着用我觉得体面的语言，却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然而，无论我向他提什么问题，他都尽最大努力回答。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身高约有 5.3 或 5.4 英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一般的中国官员直到站起来告别时才接触到谈话的实质。黎将军作为一个毫不犹豫的领导人，目光锐利，以他特有的热情，微微抬高手宣称：“现在，我们已获得十八个省中十三个的支持，并且我们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人是强大无比的。”^①

“我们已经在比预料中更短的时间内把更多的省份聚拢在

此时革命仅仅爆发一个月，读者会在本书中后面部分了解到以后几个月继而发生的变化。

我们的新旗帜下，这证明，中国正期待采取这一步去推翻满清。”

“黎将军，为什么革命会爆发？您能简短地对我讲一下，您认为革命突然爆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微笑着，眼神中透出直率和大胆，说：“数年来，整个帝国充满着愤慨的情绪，认为满清绝不会带给中国人民公正，他们压迫我们。虽然革命比预料的要发生的早一些，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它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我个人没有制定完整的计划来领导。事实上，虽然我知道湖北新军中进行的一切，我却无意取得领导权，也没想到会有今天你看到的位置。计划举行革命的时间可能已经晚了。中国一直在等待着首义者。新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不愿进行大的屠杀。只希望永远埋葬满清的统治。我出任共和派的领导人，尽最大努力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失。”

“您确信革命肯定成功，整个中国将效忠于共和派的旗帜下吗？”

“是的。”黎大声说，脸上带着孩子般的天真。随后，他的脸再次绷紧了。“毫无问题，我们拥有十三省及所有这些省内的武装力量；我们掌握了中国海军——大部分在汉口，一部分在南京，^①派遣到此，是为了协助战斗的，还有一部分在上海，我们控制了扬子江。”将军认为不必担心对共和派的忠诚问题。他补充说，把中国整合在一起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他们有比西方世界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继续说：“我个人渴望看到每个省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议会的自治省，但受全国性政府控制。我们的蓝本取自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会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总统控制各省议会。”

“隔多长时间你们选举一届总统？因为在中国，没有（发达

南京，经过两周的激战后，落入革命军手中，现在革命党打算把她作为首都。

的)交通,难道您不认为举行选举及全国性事务,要比在美国困难得多吗?“我问。

“每四年、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如果我们有合适的人选,我们的总统可能在位十年。无论怎样,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这件事及其他许多事情都将在第一届会议上做出决定,我不希望过多影响那种制度。”

“您会推荐谁成为总统——也许是袁世凯?”我问。

“啊,不。”黎迅速答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黎元洪曾竭力说服袁世凯转向革命党一边,并承担建立民国的任务。但他的努力被袁顽固地拒绝了。“我们一定会扫除满清,我想袁世凯不会变成我们的总统。”说到这里,将军停止了谈话,我等着听他讲更多关于袁世凯的评论,却变成了枉费心机。过了一会,我暗示说:“但袁世凯是您的密友,是不是呢?”

“不,我不把袁世凯作为朋友,我只是认识他,但我并不很了解他及他现在对中国的野心,你知道,他不会听我的建议。”

“对。但外国报纸上报道,因为袁世凯是您的私人朋友,将会变成首任总统。”

“他们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也许袁世凯会在共和派中获得高位,但他现在只是在观望。”黎将军举起他的手,坐在椅子上来回晃动来帮助表达他的意思。

“目前,谁是您的政治盟友?”

黎开始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说,他没有,但后来又告诉我海军统制萨镇冰是他的极好的朋友。接着提及是如何与海军统制交上朋友的。“他是我的老师。”他深情地说,“他现在去了上海,但仗打完后,他会回来,对共和国海军方面的事情提出建议。萨镇冰统制是一个好人,他对人非常热情。”在以后的交谈中,黎将军断言,他们已拥有当今中国最强大的人,那些没有归顺的人几乎不值一提。他还极力赞扬曾经几次出任旧政府大臣